

古文辭類纂

一

4-1-1

9
B

古文
類纂

類纂

元和錢文需題檢



古文辭類纂序

余撫粵東之明年兒子兆奎師陽湖李君兆洛申耆來語次及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類纂一書在其家余嘗受學於先生凡語弟子未嘗不以此書非有疾病未嘗不訂此書蓋先生之於是亦勤矣願未有刻因發書取其本校付梓人序其後日先生博通墳籍學達古今尤善文章然銘之必求其人言之必附於道生平未嘗苟作也以乾隆二十八年入翰林散館改刑部歷官郎中典試山東湖南當 國家平治之際而已無言責於廷臣集議嘗引大體無所附麗于文襄公方招致文學之士欲得先生出其門先生不應謝病歸歸後數年客揚州有少年從問古文法者是集次秦漢以來至方望溪劉海峯之作類而論之總七百篇七十四卷先生之著述多矣何獨勤勤於是哉蓋以爲古文之衰且七百年 本朝作者以十數然推方望溪劉海峯望溪之言曰學行繼程朱而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爲得其正昔之君子學古先聖王之書通其指要致其精粗本末賅備然後形而爲言崇之如山放之如海渾合元氣細濤無倫其事也資之無窮用之不竭如飲食水火之不可釋者文之至盛也次則鏡治亂之體救當世之急言出予己不必古人之盡同也量足以立不必事行之於我也若夫不徧不該馳騁事物縱麗可喜不失尺寸則所謂小言者矣秦漢唐宋文章闕雋後世莫及亦比於其次而已然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蓋難也如是以至於今不知古人之純備不究修辭之體要而決裂規矩沈酣淫諛者往往而然後生小子循而習之則古文之學將不可復振已乎不有開之孰能起之開之以言不著導之以道導而不然導而不當則亦俟焉以語來者嗚呼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必也言有物而行有恆乃得與作者之林矣先生爲先榮祿庚午同年伯父茂園先生之友余從宦金陵侍先生於鍾山講席先生曰爲學不可以不勤植品不可以不端學勤則所得固品端則行不移而致知焉氣充焉所守於內者如此其施於外者宜何如哉是先生之教也其所著有惜抱軒詩文集二十二卷九經說十七卷三傳補注一卷惜抱軒筆記八卷皆已刻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今之所刻

也康紹鏞撰

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長沙王益吾先生續纂三十四卷爲自來言古文者之宗顧兩書單行惜無合刻之本而姚氏書刻本尤多各本又各不同嘗細審之則要以康氏刻本爲較勝故王益吾先生續纂本體例一仍康刻原纂規模其取舍有定蓋可見焉歲庚寅十一月適浦君棟亭以泰西法縮印合刻本見示且屬校字其書并姚纂七十四卷爲十五卷并續纂三十四卷爲十卷余喜其兩書合刻已與夙願不約而同且喜其能一仍康本之舊而體例畫一焉爰卽分屬吳縣潘君侶虞志詢元和徐君豫峨兆熊同事讎校校畢以書歸之及書成浦君又屬余序之余於古文懵如也憶自幼至今始則沈溺於制舉庸濫之文如韓昌黎所謂自愧類於俳優者既乃急自更變究心於名物故訓山川地理之學亦不能精既又欲略窺古文門徑則又歎古文者非徧讀三代兩漢百家之書不能爲也蓋文者載道之器也道者假文以傳之者也若道不純者文雖工不貴也何者古之能文章者如韓退之輩皆道積於中而言發於外者也故其文宏深肅括足以彌綸天地傳示來今而不可易若宋之王介甫輩亂天下者也彼其文曷嘗不博而辨哉故同是文也又有莠與苗紫與朱之別也茲者姚氏乃類而纂之殆故以不類爲類而欲使後之人辨其微得其精歟是故余於古文誠懵如也而惟此則不得不爲讀者告也元和錢文需撰

光緒十六年上
海文瑞樓校印

上海文瑞樓校印



古文辭類纂序目

桐城姚鼐纂集

鼐少聞古文法于伯父畫塢先生及同鄉劉才甫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游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實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善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于今日其為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于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于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容者有俟焉于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為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為用不同者別之為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于六經孟子子厚取于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為之也

賈生過秦論二首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韓退之原道

原性

原毀

諱辨

對禹問

獲麟解

改葬服議

師說

爭臣論

守戒

雜說

四首伯錄二首

夷頌

柳子厚建封論

桐葉封弟辨

晉文公問守原議

李習之復性書

三首錄其求

歐陽永叔本論

三首錄其二

朋黨論

為君難論二首

曾子固唐論

古文辭類纂

序目

蘇明允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明論 諫論二首 管仲論 權書 錄四首孫武六國高帝項籍 衡論 錄三首御將

蘇子瞻志林 錄六首平王魯隱公范蠡戰國任挾始皇扶蘇范增 伊尹論 荀卿論 韓非論 始皇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

論 大臣論二首

蘇子由商論 六國論 三國論 漢文帝論 唐論

王介甫原過 復讐解

劉才甫息爭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為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為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序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偽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高祖功臣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劉子政戰國策序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諸侯王表序

韓退之讀儀禮 讀荀子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荆潭唱和詩序 上巳日聽太學彈琴詩序 張中丞傳

後叙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子 辨鬼谷子 辨晏子春秋 辨鷓冠子 愚溪詩序

歐陽永叔唐甄文志序 五代職方考序 一行傳序 宦者傳論 伶官傳論 集古目錄序 蘇氏文集序

江鄰幾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演詩集序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范質之奏議集序 先大夫集

後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序 書魏鄭公傳後

明允蘇族譜引 族譜後錄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民賦錄序

王介甫周禮義序 書義序 詩義序 讀孔子世家 讀孟嘗君傳 讀刺客傳 書李文公集後 靈谷詩

序

歸熙甫汜口志序 題張幼子哀文太史卷

方靈臯書孝婦魏氏詩後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倪司城詩集序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諠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
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
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實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蘇子說齊閔王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中旗說秦昭王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李斯諫逐客書 論督責書

賈山至言

賈生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論封建子弟疏 論封淮南四子疏 諫放民私鑄疏

鼂錯言兵事書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書

論貴粟書

司馬長卿諫獵書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吾邱子籲禁民挾弓弩議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化民有道對

路長君尚德緩刑書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魏弱翁諫擊匈奴書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屯田奏三首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賈君房罷珠厓對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疏 極諫外家封事 上星孛等奏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疏

侯應罷邊備議

谷子雲救陳湯疏

耿育訟陳湯疏

賈讓治河議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諸葛孔明出師表

韓退之論佛骨表

柳子厚駁復讎議

歐陽永叔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曾子固移滄州過關上殿疏

蘇子瞻上皇帝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徐州上皇帝書 圜丘合祭六議劄子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論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進戒疏

右奏議類上編

董仲舒賢良策對三首

蘇子瞻制科策對 策畧一

策畧四 策畧五 決雍蔽 無沮善 省費用 蓄材用 練軍實 倡勇敢

古文辭類纂

序目

三

教戰守

策斷二首

錄中下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事策一

民政策一

民政策二

右奏議類下編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趙良說商君

陳軫爲齊說楚昭陽

說楚王無絕齊

說齊以兵合于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說趙肅侯

說韓昭侯

說魏襄王

說齊宣王

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說齊不爲帝

遺燕昭王書

約燕昭王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爲周說白起

張儀說魏哀王

說楚懷王

說韓襄王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說齊王止伐魏

解受魏璧馬

黃歇說秦昭王

范雎獻書秦昭王

說秦昭王

說昭王論四貴

樂毅報燕惠王書

周訢止魏王朝秦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

魯仲連說辛垣衍

與田單論攻狄

遺燕將書

觸讐說趙太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蔡澤說應侯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汗明說春申君

陳餘遺章邯書

鄒陽諫吳王書 嶽中上梁王書

枚叔說吳王書二首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庶子王孫遺蓋寬饒書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與崔羣書 答崔立之書 答陳商書 答李秀才書 答呂

鑿山人書 答竇秀才書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答尉遲生書 與馮宿論文書 答衛中行書 與孟

東野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重答李翊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爲人求薦書 與陳給

事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寄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與陳給

柳子厚寄京兆許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謝杜相公書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上歐陽內翰書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答李端叔書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上凌屯田書 答司馬諫議書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于此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序 合 送孟東野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送竇從事序 送楊

少尹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區册序 送鄭尚書序 送殷員外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王秀才序 填

贈張童子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石處士序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贈崔復州序 送水陸轉運使韓

侍御歸所治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愛直贈李君房別 送鄭十爲校理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歐陽永叔送楊真序 送田畫秀才甯親萬州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鄭荀改名序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贈黎安二生序 送江任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仲兄文甫字說 名二子說

蘇子瞻太息一首 贈秦少章 日喻一首 贈吳彦律 稼說一首 贈張琥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戴素菴七十壽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守耕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一子字說

方靈臯送王籍林南歸序 送劉函三序 送左未生南歸序 送李雨蒼序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送沈芥園序 送姚姬傳南歸序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詰周之衰也文詰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于三軍之衆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學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附之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漢高祖入關告諭 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五年赦天下令 令吏善遇高爵詔 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十一年求賢良詔

漢文帝元年議賑貸詔 賜南越王趙佗書 二年議犯法相坐詔 除誹謗法詔 日食詔 前六年遣匈奴

書 十三年除肉刑詔 十四年增祀無所詔 後元年求言詔 後二年遣匈奴書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封燕王策 封廣陵王

策 元鼎六年赦責楊僕書 賜嚴助書 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漢昭帝賜燕刺王旦璽書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等詔

漢光武帝賜寶融璽書 二十七年報臧宮詔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一

韓退之祭鱷魚文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為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為圻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為之傳為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為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圻者王承福傳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蘇子瞻方山子傳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歸熙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歸氏二孝子傳 筠溪翁傳 陶節婦傳 王烈婦傳 韋

節婦傳 先妣事畧

方靈臯白雲先生傳 二貞婦傳 方氏任氏

劉才甫樵髻傳 胡孝子傳 章大家行略

韓退之毛穎傳

碑誌類者其體本于詩歌頌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守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

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土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秦泰山刻文 琅邪臺刻文 之罘刻文 東觀刻文 碣石刻文 會稽刻文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

韓退之平淮西碑 處州孔子廟碑 南海神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袁氏先廟碑 烏

氏廟碑

蘇子瞻表忠觀碑

右碑志類上編

韓退之曹成王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

碣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尚書庫部郎中鄭公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太原

王公墓誌銘 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唐故朝散

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孔司勛墓誌銘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 南陽樊紹述墓

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女孥

壙銘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胡先生墓

表 連處士墓表集賢校 理丁君墓表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石曼卿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右班
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灌岡阡表 黃夢升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徂徠先
生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徒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大理
寺丞狄君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翰林院侍講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尙書都
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尙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北海郡君王
氏墓誌銘

王介甫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公墓誌銘 泰州海
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建安張君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兵部員
外郎馬君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葛興祖墓
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平甫墓誌銘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銘碣 曾公夫人
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歸照甫亡友方思曾墓表 趙
汝淵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女二壙志 女如蘭壙志 寒花葬志
方靈臯杜蒼略先生墓表銘 李抑亭墓誌銘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志

右碑誌類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子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
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並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畫記 新修滕王閣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同官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題季生壁

柳子厚遊黃溪記 永州萬石亭記 始得西山燕遊記 鈞鑿潭記 鈞鑿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館驛使壁記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序飲 序棋 李習之來南錄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有美堂記 豐樂亭記 菱溪石記 岷山亭記 游

儵亭記 宣州東園記 浮槎山水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樊侯廟災記 叢翠亭記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筠州學記 徐孺子祠堂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越州趙公救災記 擬岷臺記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學舍記 齊州二堂記 墨池記

序越州鑑湖圖

蘇明允木假山記 張益州畫像記

蘇子瞻石鐘山記 超然臺記 遊桓山記 醉白堂記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東軒記

王介甫慈溪縣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遊褒禪山記 芝閣記 傷仲永記

龜補之新城遊北山記

歸熙甫項脊軒記 思子亭記 見村樓記 野鶴軒壁記 畏壘亭記 吳山圖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遂

初堂記

劉才甫浮山記 寶祠記 遊凌雲圖記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酒箴

崔子玉坐右銘

張孟陽劍閣銘

韓退之五箴

李習之行已箴

張子西銘

蘇子瞻蓮花漏銘 九成臺銘

贊頌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

袁彥伯三國名臣贊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文與可飛白贊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弔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

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淳于髡諷齊威王

屈原離騷 九章 遠遊 卜居 漁父

宋玉九辨 招魂 風賦 高唐賦 神女賦 登徒子 好色賦 對楚王問

景差大招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莊辛說襄王

賈生惜誓 鵬鳥賦

枚乘七發

漢武帝秋風辭 瓠子賦

淮南小山招隱士

東方曼倩客難

司馬長卿子虛賦 上林賦 哀二世賦 大人賦 長門賦 難蜀父老 封禪文

揚子雲甘泉賦 河東賦 羽獵賦 長楊賦 解朝 解難 反難

班孟堅兩都賦

傅武仲舞賦

張平子二京賦 思元賦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王仲宣登樓賦

張茂先鸛鷓賦

潘安仁秋興賦 笙賦 射雉賦

劉伯倫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辭

鮑明遠蕪城賦

韓退之訟伯風 進學解 送窮文 釋言

蘇子瞻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屈原九歌

賈生用屈原賦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潮州祭神文 五首 錄一 祭張員外文 祭柳子厚文 祭侯主簿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

部張員外文 祭穆員外文 祭房君文 獨孤申叔哀辭 歐陽生哀辭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祭石曼卿文 祭蘇子美文 祭梅聖俞文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柳子玉文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王介甫祭范穎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曾

博士易占文 祭李副省文 祭周幾道文 祭東向原道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方靈臯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祭吳文肅公文 祭舅氏文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過其粗中而過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于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于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于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于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

古文辭類纂一 論辨類一

賈生過秦論上○○○

固是合後二篇義乃完然首篇為特雄駿闕肆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當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漢書作叩關史記作叩兼按對下開關字作秦人開叩為當師古乃誤作叩字是流俗本非也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于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

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篇中秦王字史記本如此漢書俱作始皇兼按陳政事疏亦稱始皇為秦王似詎惡暴秦不稱其諡續六世之餘烈振

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鎮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鏑以為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

振於殊俗然而陳涉蹙繩樞之子配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偃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穀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耒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鐵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穀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賈生過秦論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志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

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懽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慘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賈生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知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

無親危弱無輔三王惑而終身不寤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推日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信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細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

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噉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日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論辨類二

韓退之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

袁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論仁義道德是求其端自古之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爲民以下五段皆訊其末之事

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疆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瓜牙以爭食也此段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

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段佛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

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此段闢老仍承上害至爲備患生爲防意茅順甫云正醫雜選各無數語筆力天縱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邢疏云中
國離偶無

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公意蓋同此

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讐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

也

此段竊佛承
棄君臣父子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

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饒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退之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

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巖巖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于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笑言而不異

韓退之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徒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

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愈與忌之謂也忌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蓋鳩先生曰此用管子九變及戰國策爲齊獻書趙王文法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韓退之諱辯○○○

劉海峯先生云結處反覆辯難曲盤瘦硬已開半山門戶但韓公力大氣較渾融半山便稍露筋節第覺其削薄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蘆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駸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

及詔不聞諱濟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韓退之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而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柰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韓退之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于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

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韓退之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緦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緦者緦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緦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于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以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于堂則謂之殯瘞于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于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于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返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成曰喪與其易也甯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

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于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諱退之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授句讀及巫醫樂師百工未嘗非授業但非傳道解惑耳此兩段明是以授業之師庶傳道解惑之師而用筆變化使人不覺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邾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此段承聖人猶且從師意申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韓退之爭臣論○○○

龔按此文風格蓋出于左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入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入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爲不久矣閱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東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瀛瀛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

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韓退之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于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椽而外施穹穿以待之宅于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然于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于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之不足者先事而思則于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緜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邱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矣嗚呼胡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

子之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于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韓退之雜說一〇〇〇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韓退之雜說四〇〇〇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騏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韓退之伯夷頌〇〇

用意反側蕩漾頗似太史公論贊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自字下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

惑者寡矣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

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萃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

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

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是絲

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窺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柳子厚封建論○

真西山云此篇間架宏闊辯論雄俊真可爲作文之法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逐逐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萑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

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

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

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

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叛人人怨皆是民避諱後未改耳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

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彘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

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

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

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

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

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

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理人之臣謂治統於丞相御史及監郡御史不使守宰專擅郡邑

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

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從掩捕而遷之勒兵

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

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

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反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亂人

亦當作亂民亦當作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

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

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允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謂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柳子厚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八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真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蓋塢先生云封唐叔事呂覽重言篇以爲周公說苑君道篇采之若史記晉世家則以爲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敦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媿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監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監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若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李習之復性書下

海峯先生云文特勁健而颯酒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

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霆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論辨類三

歐陽永叔本論中○○○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絲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絲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其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性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

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八于入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乎禮樂之際不在乎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而八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併游惰之姦起而後所爲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之所趨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徃徃倡而歐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八于骨髓非日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冠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純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歐陽永叔朋黨論

在諫院進 ○ ○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位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

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入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上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入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

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
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
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
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
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
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詢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
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
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
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
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
遇爲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
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
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
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
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
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下○

歐公之論平直詳切陳悟君上此體爲宜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隄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于滎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滎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斯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雖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起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

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曾子固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生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漢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法莫盡于太宗之爲君也詎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于未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煩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陳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尙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凱之于舜伊尹之于湯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餘年而

一遇生于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時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鑒矣

蘇明允易論。

海峯先生云出入起伏縱橫如志甚雄而暢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兵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踐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童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而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

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蘇明允樂論○○○

茅順甫云論樂之旨非是而文特嫵娜百折無限煙波又云蘇氏父子於經術甚疎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凌雲御風之態 海峯先生云後半風馳雨驟極揮斥之致而機勢圓轉如轆轤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讖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天下之權去矣酒有燻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葷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

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子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兩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曰：吾知所以燥萬物也。風吾知所以動萬物也。隱隱絃絃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八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蘇明允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于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乎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于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于貴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于禮而通于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

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詆讒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我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蘇明允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如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固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也後之無王者也

此段說權用而風俗之變益甚此下說風俗之變而因用其權此文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

首此提清兩層後面先應後一層再應前一層使其文有反覆之勢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

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旣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旣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旣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征，而東國之土女東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旣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蘇明允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智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旣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知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繞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

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懼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
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
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
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
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蘇明允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
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
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
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
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詳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
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
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也
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
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糜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
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
陽救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
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謝通

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難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蘇明允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入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

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諫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明允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管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鮑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

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蘇明允權書六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于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于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于用而不窮者，吾未見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忘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成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類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康蔡之怒，及乘子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畧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于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辨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

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蘇明允權書八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蘇明允論權書九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疆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

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旣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陳。功不爲少矣。方亞父曠項莊時。微噲諷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讐者之視堊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蘇明允權書十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

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尙何益哉故曰兆垓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罷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罷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眞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櫃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蘇明允衡論二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遇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

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絆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于用况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閒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木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

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蘇明允衡論七甲法〇〇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恻其臯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醫屢旣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尙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于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緇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

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賈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統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價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價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歛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蘇明允衡論十田制。

今之稅重乎古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

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况富強之民輪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一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晉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甸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甸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塗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

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捐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論辨類四

蘇子瞻志林平王〇〇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蘊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于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

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蘇子瞻志林魯隱公○○○

此與論周東遷皆雜引古事錯綜成論而此篇尤爲奇肆颺習其神氣蓋近孟子是不可以貌論也。管仲辭鄭子華篇其文體亦然但蹊徑少平直耳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

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鞏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虺也其所螫草木猶足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觀覽焉

蘇子瞻志林范蠡○○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其君而已以吾相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魯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諧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不

足於此者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蘇子瞻志林戰國任使○○○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詭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推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特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

然吳淠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糜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蘇子瞻志林始皇扶蘇○○○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闔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于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乘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鸞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

曰平易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于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

蘇子瞻志林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應弑議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應疑增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

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蘇子瞻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此下一段承辨大事二句發論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

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

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此下起雙承却筆勢變幻不覺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

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

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唐應德云斷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

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于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

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唐應德云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

子蹈常而習故辦大事反面兩層却分置兩處俱是文字變幻處 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蘇子瞻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于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嘗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于此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蓋天下果無有

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蘇子瞻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于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閒而禮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閒汎汎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致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子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蘇子瞻始皇論。

此文格勢直似老泉蓋東坡少年如此此後乃自變成體耳

東坡才思大于厥考矣而筆力堅勁或不逮也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于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濶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甯。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賜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臺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于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詐也悲夫

蘇子瞻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

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以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大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九歎切澳恣之流俗王逸云垢濁也卽鮮腆字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殺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句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于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蘇子瞻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聖人

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繹瀆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縈紆鬱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蘇子瞻龜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患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

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也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于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問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蘇子瞻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于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

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寶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于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蓋塢先生云易崔充之名以廟諱故也然崔字垂休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瘦而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于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寶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于此哉夫寶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蘇子瞻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

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

論辨類五

蘇子由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柔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敗而不可復止薰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存久柔者可以存久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未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

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蘇子由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閒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閒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蘇子由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過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過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

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掉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自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推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蘇子由漢文帝論。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

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凌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繪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尙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量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彊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徃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量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墻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量錯者鮮矣

蘇子由唐論。

天子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方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三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于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

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于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于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閒不求其勢之本未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儀翟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隙間豐以逃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未猥以成敗之遺踪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

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振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退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王介甫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于盜矣可歎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王介甫復讐解。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于其讐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輿相爲敵讐蓋讐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仇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讐者書于土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讐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

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也猶懼其未也日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讐者已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劉才甫息爭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郟子有萇弘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爲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爲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爲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爲好辯雖非其實而好辯之端由是啓矣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爲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爲事爲朱之學者以詆誹陸子爲能言以爲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八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間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惡楊墨者爲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爲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爲訾訾之大盜至胙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爲門內之鬪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衆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爲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

舍其去聖人之萬蓋遠甚而孟子以爲似曾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迹雖不同以爲似曾子似子貢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爲其不足與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辯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岐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

古文辭類纂 序跋類一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諫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擊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後漢明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章懷引薛君韓詩章句云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厥關雎兼按太史公意蓋以關雎即為師擊作與孔鄭說論語讎為魯哀時人異義不知亦是韓

詩關否 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氐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

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與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

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

更為霸王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千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

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

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

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四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

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

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公孫固一篇十八章在藝文志儒家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

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

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諫獨紀世諡兼按歷人譜諫二類七略併為歷譜入數術略其數家隆於神運鄒子終始之流也入諸子略陰陽家

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

國聞者要刪焉今本治古文者徐廣曰一云治國聞者兼按當作治國聞者為是

司馬子長六國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隴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併敵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起矯稱讜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就夫作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

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尙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與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維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溇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有餘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怙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那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司馬子長高祖功臣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藩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說說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司馬子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劉子政戰國策序

此文固不若過秦論之雄駿然沖澹渾厚無意爲文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木雞者此境亦賈生所無也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

論孝弟之義敦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質服雅頌歌咏以思其德
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
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
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
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
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後也時君莫尙之是以
王道遂用不與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
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彊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彊是以轉相放效
後嗣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
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彊負阻而恃固連與
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
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
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儻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閱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
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
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崑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
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
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

民不見義而懸於不甯無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

豐塢先生云宋書志五德週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按前漢律歷志引劉歆三統歷謂周以木德王漢高祖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秦以水德在

周漢之間猶共工氏在包犧神農之間而霸王爲閏位不當五德之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序此文首言周歷已移應以漢代而天復以秦值其位者仁不代母耳

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既歿胡亥極愚鄙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絳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竄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鄰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班孟堅諸侯王表序

竊按太史公年表序託意高妙筆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孟堅此文多因太史公語議論尤密而文體則已入卑近范蔚宗以下史家率櫛仿之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甯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衰日以陵夷至虜隕隔河洛之閒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尙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根本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巨九疑爲長沙諸侯北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播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而藩國

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滅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遲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韞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疆弱之變明監戒焉

序跋類二

韓退之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韓退之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苟與揚大醇而小疵

韓退之章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薑塢先生云章貫之初貶果州後改巴州盛山今夔州府開縣胸臆漢志作胸忍胸音勉忍如字說文字作胸臆徐鉉讀胸音蠡臆音允今雲陽縣唐雲安縣也

章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章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章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章侯謂哉章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章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及此年章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於是盛山十二詩大行於時章侯俾予題其首

韓退之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徃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章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豪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韓退之上巳日燕大學聽彈琴序

茅順甫云風雅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无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日是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大學儒官三千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尊俎既陳肴羞惟時醴粢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褻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於尊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廣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嘆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鹽場先生云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言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則當時有妄為是語者去疾不詳而苟同之也以此詎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虛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

新唐書云議者謂巡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殺人於是張澹李紆靈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

李翰咸謂巡撤避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按此文兩段皆專為遠辨當時之誣下一段申翰等之論兼為張許辨謗而以小人之好讒論五句為上下文作紐當二公之初守也甯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疆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疆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開或傳嵩有田在亳

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柳子厚論語辨一首〇〇

方侍郎云標然若秋雲之遠可望而不可即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予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此語程子亦取之朱子輯之集注前然雖按其未必

然禮弓最推子游似子游之徒所爲而於子游稱字曾子有子稱子似聖門相沿稱皆如此非以稱字與子爲重輕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問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猶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柳子厚辨列子〇〇

方侍郎云古雅澹蕩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

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消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速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予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柳子厚辨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巖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徃徃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亂惡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柳子厚辨鬼谷子○○

方侍郎云破空而游邈然難攀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整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猖狂失守而易於墮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柳子厚辨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神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賈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柳子厚辨鵬冠子。

予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鵬冠子予往來京師求鵬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交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鵬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鵬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柳子厚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予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

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抵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居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予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感激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序跋類三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潛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

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歐陽永叔五代史職方考序○○

茅順甫云數十年之間易世者五其所當州郡分割畫次如掌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暨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疆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陵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唯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晏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歐陽永叔五代史一行傳敘○○○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入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寶。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示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歐陽永叔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流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持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

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之而不可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歐陽永叔五代史伶官傳叙○○○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將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

畫塢先生云公嘗自跋此序謂謝希深善評文章尹師魯辨論精博予每有所作伸紙疾讀便得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有所稱皆非予所自得此序之作惜無謝知音云云予謂公此文前幅近於瑰放莽蒼故自意耳要之公筆力有近弱處故於所當馳驟回斡處終未快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疆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鮫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歐陽永叔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屬於

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季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宋聖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能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爲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游遽哭其死遂銘其臧者是可嘆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予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

患。觴。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尙。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游。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予。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予。言。以。爲。輕。重。而。予。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歐陽永叔釋惟儼文集序○○○

海峯先生云兩釋集序俱以曼卿相經緯此篇雖不及祕演之煙波而忽起忽落自有奇氣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游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善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游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游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徃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管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象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謂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耶然惟儼雖傲乎退優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

夫惟儼既不見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歐陽永叔釋祕演詩集序○○○

茅順甫云多慷慨嗚咽之音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予少以進士游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游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圖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息隱於浮圖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眊其衰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峒肆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序跋類四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呂東萊云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王道思云何等謹嚴而雍容敦博之氣宛然

劉向所定戰國策二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二十三篇復完叙日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

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疆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可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曾子固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始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

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蠶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今尙在也。由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海。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

富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夫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采首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常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儂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業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

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光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按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曾子固范貫之奏議集序○○

尙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慮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奏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袤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羣公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朴爲公之墓銘云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王道憲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 茅順甫云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

公所為書號仙臆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蓋場先生云切論大臣者向文簡也宋史本傳言致堯抗疏自陳臣言丞相某事未敢不敢受章緩之賜詞旨狂燥荆公為致堯墓詩亦載此事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

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諱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紕奸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

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茅順甫云文之典刑雍容雅頌

熙寧二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叙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寢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况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八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願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予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祝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

其言深切足以感動人主又繁複曲盡而不厭此自爲傑作熙甫愛之非過也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稟者非歟曰焚稟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稟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稟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稟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序跋類五

蘇明允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甯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感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明允族譜後錄○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禰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豸胡次曰箴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曰季連爲莘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巳氏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

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歷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簡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所死無子天下

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祿者祿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虛處彊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觀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有餘及其列國欵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八畜金幣爲殄敵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臺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

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閱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疆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今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亡亂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施雖無漢晉疆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日民賦三日課入四日儲運五日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椿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蘇子由民賦序○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二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動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嘆息而言也然而熙甯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其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

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奸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流風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歛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况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璋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歛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虛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

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失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呵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穀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一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旣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能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王介甫周禮義序○○

士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屢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王者立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聲靈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介甫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王介甫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廣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置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檇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曷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疆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介甫讀刺客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過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王介甫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羣羣之文章榘楠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家

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陞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羣翟之文章棟楠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願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游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閩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所鐫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續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歸熙甫泚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僅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唯黃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於錢塘而泚川之水亦會於率口泚川者合琅璚之水流岐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泚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云集衆爲堡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泚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珙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菴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泚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尙猶恨紀載之軼泚口一鄉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於世其可少乎哉

歸熙甫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文太史既沒幼于哀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輦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於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

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方靈臬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
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盥饋以明婦
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
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忤而獨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
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况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己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衆而相安
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
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
者自漢以降始有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
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
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予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滄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
也又况海水之所汨沒渺爾無垠天吳睽陽魚鼈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罥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
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爲之不甯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沆瀣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
翩然而蕩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
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漑如重茵

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崕峴當前如翠屏之列凡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懾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槐爲之序

劉才甫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稿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爲古文予間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畱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闐然司城不以予之爭而稍爲寬假予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類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吾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游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竊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予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予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予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千有餘篇其鏤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予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

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掩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鉅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